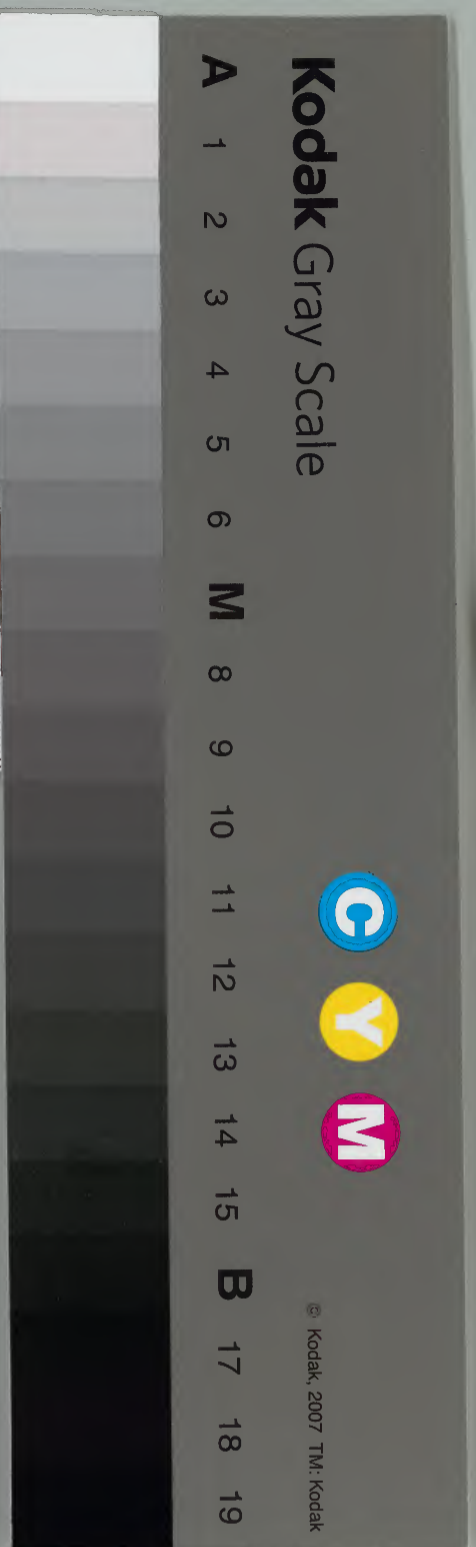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22)
函號	別 12 1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九

書問答

答戴邁

淺草文庫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

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
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
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
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
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
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
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
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
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
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巖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
不喜辭長復懶廢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
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以有以自得之則其
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
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
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
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
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
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

閻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林齋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伊川先生說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更以其說思之脩道之謂教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然恐不如呂游揚說尤溪集解想已見之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伊川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宜更思之檢此段熟看

民鮮能以矣與甚矣吾衰也以矣之以同以矣之意得之

夫婦之愚

伊川先生論之已詳大抵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處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也

道不遠人

此段文義未通又多用佛語方覺走作上更熟玩其文義為佳

正己而不求人則無怨

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今語意分明趣味淡洽乃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非惟不相似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脉也

答占侏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為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答楊宋卿

前辱來手啓一通及所為詩一編吟諷累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匆匆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

情於此故詩有二拙之論而能漢之詞勝言忘
之功隱矣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
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并以為謝

答柯國材

翰

辱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為問而夫子告之
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
為仁由己此論為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
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
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
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

也如足下之言恐非長善救失之意足下思之
而反復其說則熹之願他所以見屬者豈熹所
敢當哉戴陳二公趨向文辭皆可觀固知其所
自矣有友如此足以輔仁敢以為足下賀而僕
亦將有賴焉禱居無事宜有暇日以時過我幸
得講以所聞而非所敢望也

答柯國材

蔡彊來頌三月六月九月三書急併疾讀如奉
誨語良慰久別不聞問之懷幸甚幸甚信後歲
已晚矣不審為况何如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

福熹奉親粗遣武學闕尚有三年莫不能待日
今貧病之迫甚且夕當定轉請病也親年日
老生事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
能不慨然耳時事竟為和戎所誤今歲虜人大
入據有淮南留屯不去監前事之失不汲汲於
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為寒心而我之所以
待敵者內外本末一切利弊又甚於往年妄論
之時矣奈何奈何書不能許言也熹自延平
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
未知終何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

弱目前之事十七八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
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所發明思見吾
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恍然也所示易
卦次敘此未深究不敢輕為之說但六圖自初
爻而陰陽判左二二二二二二二二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
而震巽艮坎又巽艮坎又巽艮坎又巽艮坎又巽艮坎又巽艮坎
之而成六十四卦此次序甚明其所以為易者
非專謂震巽四五相易而然也此理在天地間
無時不然仰觀俯察暑往寒來莫非運用之妙顯發
待考諸圖象而後明也然亦入制作之妙顯發
乾坤造化之機有如此者是亦可樂而玩之耳
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而不能無恨者精

袖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為恨可咎人人詩不
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李
君好學禮賢其志可嘉國材想亦推誠與之講
論有可采處若以同為此來真寡陋之幸也春
秋工夫未及下寺而先生棄去蓋亦以心志凋
殘不堪記憶此書雖云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
貫通若不稽考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
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為春秋
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
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聖到人洒然處不能

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論語比
年略加工夫亦只是文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
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少文字地遠不欲將
本子去又無人別寫得不行相與商榷為恨爾
若遂此來之約則庶幾得講之耳三序示及想
見用心之精但每每推與過當恐未得為不易
之論又論語序云學為仁一節不知見得仁字
如何分明後面節次如何成說此義須句句有
下落始得不可只如此含糊也近衢州一江元
適登仕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常窺求仁之端

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
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比論似非苟然默識試一
思之如何江君未相識書多好議論亦是一老
成前輩也易序中云此以無思似以至
此恐亦不能無病試更思之近方再讀此經建
陽一學者亦欲講之因招之來年教兒輩得與
共學用年歲工夫看如何昨齊仲寄疑義來乃
不知是否丞者妄意批鑿非所施於素昧平生
之人然渠既以此道相期必不相恠但在熹有
潛率之咎耳所欲言者無窮以久不得書無所

發端今得來示又以來人立候天寒手冷作字
不成不能究悉胷中所欲言千里相望豈勝慨
嘆但願果能乘便一來庶得傾倒不然終非紙
札所能具也閣正孺人令郎各安佳老人以下
幸安每勤問念至感未由會晤之前千萬以時
進道自愛不宣閏月晦日熹頓首再拜國材文
執事

欲識仁字大槩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
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
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爲道可推而知

矣因書試言所得以答合否如何耳

答柯國材

傳序鄙意不欲如此昨因論語小傳之作已罄鄙懷不蒙領略遂更不敢復言今所惠書反謂有所愛於言何耶行行之號尤非所以矯氣習之偏而反之於中和之域區區之意亦不願老丈之爲此稱也如何

答柯國材

示喻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蔡諸公之說却覺舊有病蓋須認得忠

恕便是道之全體忠體而恕用然後一貫之語方有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了此意也如未深曉且以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復玩味當自見之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篤欽以下尤不一事彼蓋各言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然處初不相干也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如所示即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非道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爲先天之數

今既曉圖子不得彊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
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改得下面不濟
事也凡此數說姑塞來問未知中否有便却望
垂教幸甚幸甚石文相聚所談何事其篤誠好
學已不易得而議論明快想講論之際少所疑
滯也書家有少反復草草作答不能盡所言大
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
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
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
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

者已過高大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
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
以各自爲力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
好爲高竒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
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樂之非以爲凡講學
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
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
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
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
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

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
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
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
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
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
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
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
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
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
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

而必已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
因講論之次閑爲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
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
別書也徐文惠書云有疑難數板却未見之豈
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之紙亦不別拜狀
只煩爲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
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爲
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群居終
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
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許順之

示諭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
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爲之累如何大抵見
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處得公如此琢
磨爲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
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
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
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爲將柰何熹比
因堂筭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

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即相見之期近矣但
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
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
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
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
吾友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
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著少
工夫蓋旣無精粗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

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兩辨說未能盡曉熹意欲云心之爲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因拘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即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真如衆盲摸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檀弓篇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

殷據孔子以殷禮爲善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然今難遽從者蓋人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禮俟練而祔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改也溫公只依周禮唐開元禮及禮文近世亦有改者然不安極是密察不可龐侗故聖人致詳於此豪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已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足尚未論也疑夫子於二代之禮必有類此者闕其一二則無所證矣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

致詳微細因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
乃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
誤矣若每每如此則更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
矣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
何嘗如此籠洞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
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
之說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
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
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
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

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鵲箭在棗向來
李文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
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
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况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爲之悵
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
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
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

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
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
聚時意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
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詔之說直截不
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
戒而不可學也何由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
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為况如何昨寄得疑難來
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
尤甚而三公失之太執者執者有時而通幽中
深者蕩而不反矣
間一條平坦官路却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

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為致不
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
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
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槩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
求之却以見喻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
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
然今其慙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
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
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拗橫
說却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

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復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讀書大抵只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爲深昧之說却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恠僻之域兩害不細矣切宜

戒之只就平易處實處理會也必有事焉之書不會接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者正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留情聖人之心如鏡所以異於衆人也觀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遇此一事則事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目前人自貪慕高遠而以求之過當而自失之也近再看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玩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

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更思之如何

答許順之

空空如也或者多引真空義如何

二程先生說此段甚分明橫渠說似過當了愚謂且以二程先生之說為主理會正當文義道理自在裏許只管談玄說妙却恐流入詖滌邪道裏去

貧而樂云云善莫病於有為學莫病於自足有為則無為而或輟自足則不足而或止此學者之太病而賢達之必期於進德也蓋善

自己之當然而學須至於不厭知所當然則貧而樂富而好禮驕與諂無所事也知所不厭則切磋以道學琢磨以自脩學問明辨之不可已也是宜引詩以自况亦明道學之無窮也

此段雖無病然語脉中空礙處亦多大凡不必如此立說此先儒之說已略具矣李光祖說甚

不逆詐不億不信此有以見聖人皆欲天下後世歸於寬厚長者之域處蓋天下不能皆

君子不能皆小人私淑艾之可也今設有詐
與不信之人彼未必不心知其非第此以誠
實之道處之亦未必不觀感而化不亦善乎
何用逆億爲然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
其道彼以小人之道來使此而不先覺豈不
爲罔也故亦在罔先覺方爲賢耳

逆詐億不信惡惹起自家撻撻之心非欲彼觀
感而化也胡明仲云逆億在心是自詐自不信
也只是此意若如此說便支離了不親切抑亦
先覺者是賢乎李光祖曰理地明白則私智無

所用之矣此說極善齊仲云抑亦二字當玩味
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著先覺方是賢乎乎
者疑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

社夫子曾語宰我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
姓以畏萬民以服則知古人立社豈虛設哉
亦以土地所宜之木而使民知戒懼其爲教
莫大焉然哀公問社宰我宰我受學聖人之
門豈無格言以正其心術直以是而長之逢
之宜得罪於聖人故反覆重言而深罪之如
我戰則克夫子非不知陣而對靈公必以俎

豆晉乘楚擣杞魯春秋孟子非不知聞而對
威文以無傳凡此皆引君於當道會謂宰我
以學於聖人而不之知豈有補於名教者耶
此段只依古註爲是又謂古人立木於社使民
知所存著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
社稷其嚴乎三桓擅改而魯之權失所司則哀
公之問社宰我因其問而言使民戰栗惜乎其
說之不詳故夫子歎之曰成事不說謂不爲之
詳說也遂事不諫謂不因事而諫也使宰我之
知不足以知之則無責可矣知而言之不盡此

聖人之所以惜之也既往不咎蓋因其問而可
以言而不言既往之失今則無及矣無可咎也
猶曰今無可言矣

答許順之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
知也謂他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
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
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

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
曰脩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
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
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
重複不必如前所說

答許順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絕難得好資質
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
齋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菴中相聚矣

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
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
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
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反似求索太過
援引大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
段妄以己意略論其一二梗槩矣可以類推其
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
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
執吝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
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

失可并取觀也

答許順之

亦將以利吾國乎

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

云云

定于一只是混一之一與德惟一之一不同不必過為此說出而語人亦是偶然說及不必言公天下之善以下云云之說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云云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推之有本用之有序初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但病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有餘師安在乎行險以僥倖區區於霸者之為而昧於遵王之道哉故孟子特指惻怛愛牛之一端以啓其行不著而習不察之病欲齊王之知吾有是心亦曾於愛牛處見之吾安得而自失之耶反之吾身急於百姓何止乎及禽獸而已正納約自牖之論因其明以投之也惜乎齊王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且曰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是亦豈真知反而求之
哉第不過見孟子之論而一時消盡鄙吝之
心故有是云爾使真知求之則明益明而聖
益聖能自己乎不得吾心無有是也

此段甚好然語亦有過當處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湯事葛之事見於孟子詳味其曲折則知聖人
之心矣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云云此極言仁人孝
子之心親切處當其親親之重雖大而天下

苟得用心亦不以爲大而儉於其親而不用
也况其餘乎非必天下也推其心是如此
此說甚好熹舊說此句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
一推樽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更參酌看如何爲
穩却示報也

有餘不敢盡云云在我雖有餘然猶不敢以
爲盡謂只如此了蓋道體無窮雖文王亦只
得云望道而未之見耳

有餘不敢盡似止是過者俯而就之之意故下
文云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其文意

可見也

答許順之

石丈惠書以夫子見謂詳此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伐顓臾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蓋猶曰夫夫之人之比耳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之人往往避其號蓋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已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熹初通書不欲紛紜及此幸為一言繼此惠音削去二字乃所願望不然不敢拜而受也告為深陳之至懇至懇且既以道相知凡百禮文之過

其宜者恐亦有可剗落者得并及之幸甚幸甚

答許順之

此間鶻陋且長間為崇來相聚數十日講論稍有所見自其去此間絕講矣亦未嘗入粗健心間無事得一忘體此山之書日漸覺明快方有下五六處日前真是一日言耳其說亦正云書中更不難說試取觀之如何却一語也有一絕云亦方為一絕開云亮雲影映世曰門人那得清與許為有無西法亦來試與此石丈事何如南之行動止言多然其說

不一通... 帥遣... 亦非... 前章已... 若不如... 是度量... 亦非... 前章已... 若不如... 是度量... 亦非... 前章已... 若不如... 是度量...

外也如何如何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
青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則雖百千萬億
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
常都無賴處九經三史皆為剩語矣此正是順
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
為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
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
不活矣此事所差豪釐便有千里之繆非言札
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著
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

見便是逆許德不信了吾之心中豈可許多事
耶夜氣之說近得來答始覺前說之有病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却得得之在此大有兩益始知前後多是
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
知能終不違博不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
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
悞悞入深焉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
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如此說
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辨之益警發爲多大抵
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
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
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揚墨亦
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
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歎
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
二書則所可恠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
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

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
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
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
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
箇什麼又如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
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者得破便成已
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
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
者直是全無交涉聖明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
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

足恠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
案上只看云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曾

向一切事物上理會

第一不得喚作塵事昏心也

方知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
說爲資神養真胡荅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
警此則甚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
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淳
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
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
者必致狂暴剛彊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

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
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
到却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
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
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
縱使磨挫掩蔽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
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
涵養氣象大故懸隔信知儒釋只此豪釐間便
是繆以千里處却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
遍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確不可又似向來說

先覺之義更與徐柯一文見也朋友商論正
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捨覆只此是
私意根株若不却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緣見得
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
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尤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
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詳之所見日
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今只是見得一
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

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文及汝器近思諸友相
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
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
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
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文三文子細
校過但說釋衣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
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
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為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
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
然也二先生集一部納去可與二文及林玉陳

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并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
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徧寄耳聞

與肉甚善推此類而擴
充則異說不能惑也

答許願之

承上邑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
但且據舊本為定若顯然認誤商量改正不妨
其有關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
學切不可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
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
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

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了笑
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
塗改耳亦嘗為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
不及至今以為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板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
否學之不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
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旦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

間事緒牽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
間始得少閒耳幼兒未有讀書處甚以為撓地
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經閣所要二書偶
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乾之為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
潛只得潛見合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
謹四則德盛仁熟磨不磷涅不緇不可以常
情測進退去就時不可失皆所以進吾德修
吾業也先儒多以舜自深山之中及其為天

下之事明之其弊恐必至於王位謂九三之
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以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
舜明之深得其象舜亦非知堯之位可至而往
至之也熟讀程傳可見不須別立說若專以進
德爲言則九五上九兩爻又如何解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也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既已不仁瘁痲疾痛已
尚不知頑冥之甚安知其禮樂之爲禮樂也
是其無如之何也宜矣

大略如此更宜玩味看教著實

何有於我哉自聖人觀衆人則徧爲爾德無
不可者自衆人觀聖人則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故聖人門事發見示之以無有也猶曰
女奚不曰云云皆其本分事爾

此意固好然聖人之詞不知是之夸也恐只是
謙退不居之詞論語有兩處何有於我哉須并
觀之

夜氣不足以存始論豈無仁義之心哉無之
是生不得惟其物交物則唯知有物遂與隔

絕孟子於夜氣言之當其萬慮澄寂之中體
之虛明自別引而喪之者無有矣故欲以復
之初交及之庶幾有以用力如何

入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無
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
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
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
晝之所為便來枯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
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
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

旦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
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
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

也不遠復更檢易傳者
與所論亦不相似

操則存仁能守之舍則亡仁不能守之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仁之不可已也如是似以操則存舍

則亡為人心惟危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為道
心惟微妄意推測慙怍之甚乞賜提誨一二

庶知所向幸甚幸甚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

不要放舍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所引仁字尤不是正是倒說了且更平心玩味不要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唯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也大率講學本為聖賢之言難明故就下面說出教分明若是向上面諺將去即轉見理會不得矣如建州人未識泉州須且教他從南

劍州問路云豈可教他過漳州尋耶此是大病不可不知

答許順之

所論操舍存亡之說大槩得之然有未分明處須他日面論也在山頭理會數條始知舊說太高之弊如君子不謂命止是以所值於外者而言如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晏嬰之於孔子孔子之不得時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蓋為下兩句說不行故也凡若此類甚多皆好高之弊大抵讀書以此為戒且於平易切近分明處

理會爲佳耳

答許順之

春來吊喪問疾略無少暇前月末間元履又不
起疾交遊凋落可爲傷嘆而歲月如流悔吝日
積亦將無聞而死爲可懼耳所喻孟子疑處甚
善鄙意尋常正以疑此若如諸家之說即每事
只說得一邊要湏說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之
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
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
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

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注焉是以君子不
謂之命而責成於已湏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
闕處請試思之更與石丈諸公參較喻及爲幸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
古田宰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
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彊如
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
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
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

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及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齋記子細看未甚活絡未湏刊刻如何學不到此地位彊勉鬪湊不通檢點如此如此便是靈驗處也

答許順之

閣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脩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修之功略不加進於此每

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熹爲朝廷不許辭免州府差官逼迫甚無好况然亦只得力伸已志他無可言者示喻是吾憂也揚謝之說固未爲得順之所論亦過當唯尹公乃是發明程子之意試更思之似亦只是循已勉人之意聖人本意似只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

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
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
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
尉持已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
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
有爲已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嘗相過甚好不知謝簿
識之否煩爲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
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耳

答陳齊仲

向所寄示詩解用意甚深多以太深之故而反
失之凡所疑慮重已標出及錄舊說求教幸試
思之因便垂誨幸幸三事之喻甚善但既知其
驕矜走失而猶以爲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
可去也差之豪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
相馬之說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
一而人之所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
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
道不遠處著方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

然以爲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諭似未看破此處病貳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近嘗辯論雜學家數家之說謾錄此數條去不審高明以爲如何順之不二法門則不可休不可休似未是不二法門

請更於此下語如何深所寄來孟子說大抵甚說亦苦於太高却失本意可更商量須於平易明白中薦取不必如此打遶也

答徐元聘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一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

已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
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想存名教而於
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秦誓武成其不存
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
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
教若兩行如此而兩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
矣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
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

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
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
不可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舛略不通點
檢處極多不足遽以爲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
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
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召公不說益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
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
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
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歷道古今聖賢

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

答徐元聘

承喻人物之性同異之說此正所當疑當講者而考訂精詳又見志意之不衰也慰幸熹熹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

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來喻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內一章首是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

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
題目轉却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
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又後
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
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
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
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爲文
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爲

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已
之學亦嘗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
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居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脩身以
畢此生而已累善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
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略只是要做文
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懶廢於此尤悉棄
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問也

答王近思

示諭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是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日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競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并幸喻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迤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

唐本迤
元道

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及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處而宵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祝第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藁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悞人甚不便

可為焚之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為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為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為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真遺真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二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六抵

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為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沈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王近思

校書聞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略見編纂之意若但欲旦夕自警則亦何必求其辭之美耶精思力行於送往事居之際而識其所由來是則學者之急務也

答王近思

所示疑問深見經學之篤已輒具注所見於下
且更於先達所言之中擷取其精要者一說反
復玩味久而不忘嘗自有心解處不可妄以私
意穿鑿恐失之遠難收拾也如必問其政之
說亦駸駸然走作了也戒之戒之

答王近思

到此忽忽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
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
遠不知能略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
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

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感事至而應則
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
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恠可畏可
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
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
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顏子在陋巷而顏路曰肯有聞則人子不能

無憂顏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
此說亦只是上條意思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
法別無意思也

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弟之
間猶有可議也蘇氏違言之說果可據乎孔
子之言必有見矣

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令之而立叔齊此必
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
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
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甚死讎亦只如此消

融了也

孫思邈膽欲大之說有所未喻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
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褻屍之禍乃口過之
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正不
當如此論也

答王近思

昨在郡忽忽不能款曲至今為恨耳別紙疑義

已悉奉答亦恨向來不得面論也熹歸來數日卜葬未定湖南誤恩不容祇赴又聞經界報罷不見信於朝廷如此如何更可任一道之寄耶初辭未允近已上章自劾次第必得請矣

答王近思

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未是更檢精義中二程先生及謝侯二說熟看楊尹說正是錯會明道意然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政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仁

此說未是更檢伊川先生說孝悌為仁之本博愛之謂仁心譬如穀種三處看更檢易傳復卦彖辭及孟子論四端處子細看

答魏元履

欲為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為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擬故實無以異况如老兄心中本鬧恐非不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為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

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閑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懇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一兩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末易學也若於此見得一義理血跡方覺從前一團私意妄想自家身心尚且柰何不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話真是可笑語

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若只欲遮眼又不濟事不若且只就論語中做工夫有胡文會義初本否二先生說論語處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其門人說家之說足矣會義中如王元澤二蘇宋成雜說甚多皆未須看後亂人耳所欲言者甚多然其序說未到幸且勉力終不敢自外也

卷魏元履

裴父所云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為習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

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
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
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老兄所論駁烈
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
明經權俱失當劉琦逆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
在其知權耶二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
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輩罪致討以
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
二者初非一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
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為韓而終

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
其為漢效讎之志如育大白日人人得而知之
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
為則難而子房投閒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
為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
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為
如何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
之間隨而遇以安之和靜先生云如霽則行如

潦則休其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
所慮學不足即不立爾得夫區區何足深介意
也

與魏應仲 元履書

三哥年長宜自知方學以而親庭責望之意不
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
左傳各二百字參以經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
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
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河通暢議論精大抵
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

宜舒緩不迫今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
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
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
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
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
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
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
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
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敬以和敬待人凡事切
須勤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

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
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
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范伯崇

癸未

前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熹竊謂兩說似不
相妨蓋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
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
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
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
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

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
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
撥心惑志所以生也

答范伯崇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
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
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
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熹於集
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
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

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醇厚實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聖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歐陽公本末論甚佳熹亦收在後語中矣似此等且當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為得耳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彊求知也機心感志就呂博士之說求

之則只如前日所說為是學者未知所止則不必言機心感志只是冥行妄作耳機心感志正謂見得一姦半點而輒知自私之流也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橫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為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性中只

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
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
性外別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
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
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仁各
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也仁所包攝不
止孝悌九慈
皆所包也 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
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楸
棘非有彼而無此也但川又云為仁以孝悌為
本本之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天之

唐本
作本

是也類 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答范伯崇

衛君待子而為政

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崩贖父子只
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而縛都轉動不得若舜
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
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
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入議之說如何曰此乃
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
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

作於本

說見師訓文定竊謂崩殯父子之事其進退可
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
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
義當拒崩殯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
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
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
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
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
間耳來喻以謂崩殯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
請命于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崩殯

達之則不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
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
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鐘為罪愈大許多
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
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
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
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
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
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
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得於言勿求

於此不可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衰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子貢問士

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子所答之意有恥不辱纔是依本分不踈脫不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考其實則甚難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爲自省見得有未

穩當處可見孔門學者爲己之實若曰固已優爲便是失照管也

答范伯崇

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

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一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歟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豪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却耳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

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爲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周公伊尹仲尼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

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
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愚意
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恐有踈繆處切望反
復幸甚三分天下一節似因十亂之事而遂言
之兼此前後數章皆是歷舉古聖王事如孟子
舜明庶物以下數章之比更詳考見教爲幸達
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嘆羨其博學而惜其無
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近然
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
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

然者聖人有所不知也故孔子不欲以黨人之
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兩執而成名則
吾嘗執御矣何不以是見名乎此章呂與叔說
蓋如此但其辭約耳餘說似皆未滿人意如何
如何

答范伯崇

同呂子約蔣子先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
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
自其推遷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
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古今乃道之古今時

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變動之無窮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也而不知其道之容也道之爲道實造化之樞機生物之根本其隨其從非有所隨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有兩不得已焉耳兩謂易有六極其此之謂歟一說當處便是時其變動不居往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六極故又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夏葛冬裘飢食

渴飲豈有一毫人爲加乎其間哉隨時而已時至自從而自不可須臾離也以是知隨時變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名而易之於道初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言之苟未識夫所謂易則時食而飲時葛而裘毫釐之差其應皆忒則將以何爲道哉又嘗以是思之盡天下之變而已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截然離析者其斯之謂道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指易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之一流行而無窮則時之遷移固自未嘗不

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即從道也就
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既遷而
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
聖賢之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
能變易以從道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
時中云耳道不可直謂之未知是否
姑借時中而言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
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可見矣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者聖人事也先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

動之總也天下之事變動無窮而其所以至
於如此變動無窮者必有一事為之端由也
此一事者萬變之所總也聖人則有以見天
下之動而舉目即觀夫變動之所總故無窮
之事變滔滔然各一其綱目而事事物物各
處之以其所當然所謂行其典禮也典禮事
物中之所有而當然者一說觀會通以行
典禮會通綱要也事物之樞也觀會通猶云
知至行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父子子之會
通惟慈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

止其則是乃行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
子子之孝則將何自而行其禮乎一說會通
會而且通也未知孰是

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然未生於天地之間則
始終之理雖具而大明之者誰乎雲行雨施
品物流形聖人出焉大明天道之終始便是
卦之六位應時俱成更無漸次由是時乘
龍以御天而變化無窮焉天地設位理固皆
具聖人成能理乃大明具者天也明者人也

先生批云抹處說
得甚巧然極有病

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
終始至以御天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

四德之元專言之則全體生生之理也故足
以包四者偏言之則指萬物發生之端而已
故止於一事

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
也

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氲乃
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

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

各正性命言其稟賦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之後天地萬物蓋莫不然不可作兩節說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

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瘁漸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

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徹尾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類情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係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嘉之會衆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也利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幹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榦推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禮義智

此語甚穩當

初九龍德而潛隱止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

九二出見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

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耳

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

無過然而不閑則有過矣確乎其不可拔非

專謂退遜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

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

意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

知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

親切縝密無纖悉之間隙忠信便是著實根

基根基不實何以進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

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
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
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
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
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
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者交相警發而其道
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間哉九
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
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蘊矣

忠信心也修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
也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
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至之主至知
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

上下無常進退無恒非爲邪枉非離群類則
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

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
遺書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
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

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

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

答范伯崇

有朋自遠方來以平生之所試驗之若合符節而無絲髮之差豈不樂哉此出於上蔡而其本說太廣撮其要如此

此但以志合道同故可樂謝先生謂無絲髮之差不免過言

事君則能格其非心不至於以訐爲直格君心之非者大人之事孝悌固是順德然所造有淺深未必皆能大人之所爲也犯顏而諫

主於愛君夫子之告子路亦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所謂犯上者恐不知此直謂出事公卿凡在已上者能移孝心以事之不至犯分而已

犯上不必專爲事君凡在已上者皆是舉事君如此則其他可知蓋下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而穆王命伯冏以緇愆糾繆格其非心則不必大人也前賢如董仲舒之流非一人皆能使其君媿畏而不敢爲非是亦格其非心也

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

之則巧言令色非盡不仁也若巧言令色而無德以將之以是說人之觀聽此之謂失其本心焉得仁有諸中而形諸外則其色必莊而非有意於令其辭必順而非有意於巧君子所以貴乎道者如此詩人所以美仲山甫之德而非巧言令色之謂也辭欲巧自承上文情欲信爲說蓋曰既有誠心須善辭令以將之耳與此異旨鮮者立言婉微之體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若謂非盡不仁則巧言令色有時而仁矣義恐未安又曰無德

以將之故鮮仁竊謂巧言令色其本已不正何能復有德以將之耶

辭欲巧乃斷章取義有德者言雖巧色雖令無害若徒巧言令色小人而已

信近於義橫渠說與謝說自不同如橫渠說遠恥辱一句恐不通竊謂此章意在謹始如言須當近義慮其後之不可復也恭須當近禮恐其自貶恥辱也不敢失親於可賤之人懼其非所可宗也有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之意

此論頗善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以私為私室如古注
說恐未安竊謂私是顏子自受用處夫子退
而嘿省之以為亦足以啟予矣此一句游大信說蓋
非顏子不能深喻夫子之言非夫子不足以
知顏子之所以潛心也
以私為顏子自受用處恐未安退非夫子退乃
顏子退也發啟發也始也如愚人無所啟發
今省其私乃有啟發與啟予之啟不同
視其所以此章蓋述上文為說退而省其私

私所安也

論語立言雖間以類相從每稱子曰即自為一
段不必專以上下文貫之

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
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為師者以其
足以待無方之問也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為史而不足以為
師也

此論甚佳

入而無信車之與馬牛本兩物以輓輒交乎

朱子大全卷九 六十一

其間而引重致遠無所不至焉物與我未合亦二物以信行乎其間則物我一致矣夫然後行

本文只言車無輓輒不可行譬如人無信亦不可行今乃添入馬牛於其間此蘇氏之鑿

子入大廟舊說謂禮主於敬每事問所以爲敬恐勝今說

揚先生之說甚長

答范伯崇

王制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惟越紼而行事

鄭氏不解不祭之義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王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

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
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以廢其祭其說
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
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
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鄭
氏注曰象有凶者聚也愚謂此蓋示與子孫
之意憂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
人攝事必也親之則衰麤不可以臨祭又不
可以釋衰而吉服徇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
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
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

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以文爲尚故
不得以私喪以廢其祭而其祭之也必以吉
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
於無廢其文而已雖哀戚方深交神之意有
可不至不得已也以文而行其亦禮之稱乎
又曾子問天子崩殯天子七五祀之祭不行
哀戚方甚既殯而祭疏曰五祀外神不可
故不祭既殯而祭已私喪以廢其祭故既
殯哀情猶殺其祭也已入三飯不侑醕不酢
而後祭也而已矣禮不備自啓將葬至于反哭既葬五祀
之祭不行益深故亦不祭已葬而祭義同祀

畢戲而已也亦純吉也鄭氏曰郊亦然社諸

侯自薨至殯謂侯五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

子如禮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

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社氏

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大夫蓋卒哭後

特用喪禮之新死者於寢而宗廟四時嘗祭

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三月

而葬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澳梁之

事為驗戰國禮變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莫

之行為久矣左傳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誤

禮也右三條皆非士大夫之制然其禮有可

得而推者古大夫宗廟有五祀推外事由文

之意則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啓至于反哭暫

廢既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

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

先一事遭喪而廢盍無疑矣

在喪廢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

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

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

言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

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

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

宗妄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

禮

禮果能始立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
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
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
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
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也
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上三虞之後卜日而
祭以成事方可耳温公高次二書載此若神柩
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
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今
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

更與知禮者証一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
合則薰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此
解此義以為具文備禮而非致慙此則伯崇所
焉之為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當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為文然觀伯諫之言
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
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
志流漫其剛之大太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

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墮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旣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史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予澄相去不遠真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

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預以拜聞惟所財擇

答范伯崇

熹比携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入而學者氣稟彊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已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

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薄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即不若且歸邑中之為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為恩怨之府乃佳
欽夫得行兩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也論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近寬此事全放在底下著實涵養玩味方見工夫有一二段雜問

唐本誤
作謾

答誤寫呈當否俟喻及他所欲言非書所能盡也

答范伯崇

伯諫前日過此季通亦來會相與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子命之謂性此句為實耶為空邪渠以為實熹云如此則作空見者誤矣且今欲窮實理亦何賴於前日之空見哉又為季通指近事譬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若自此不為異議所移則吾道又得此八其資稟志尚過人數等真有望矣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功夫終是覺
得底事匆匆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
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鷓圖說作一塊又生怕
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
非不知歛藏排卷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
辨之不知竟以為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
處當時答得却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定云
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這捉住一箇道理
便橫說豎說都一會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

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為
致意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
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
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
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
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
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懼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
可不加意也

答范伯崇

前書所論數事大槩得之但語意多未嘗實會
子有疾之說近嘗通考諸說私論其故今以上
云幸更爲訂之心無死生所論意亦是但所謂
自我而立自觀我者而言此語却大有病知言
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有小
往復文多未能錄寄亦懼頗有撻掎前輩之嫌
大抵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
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識仁體然後敬有所
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本天道變化爲
世俗酬酢及論游

夏問考

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良

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可
以爲戒然其思索精到處亦可及也巨室恐
如呂與叔大學解中云乃吾之一家耳室者私
室家則室之巨者也蓋承上文之意讀之只合
如此說意思方正當語勢亦穩帖若以巨室爲
彊家便有著心牢籠之意雖說不可違道于譽
終是專立此意爲標準便有縫罅不似聖賢平
日規模也如何舊說天下仁用呂與叔贊說
夫子言性與天道用上蔡近覺皆未是試更

推之復以見告觀書比何所得因來亦告及之
極所欲聞也

欽夫近為學者類集論語仁字各為之說許寄
來看然熹却不欲做此工夫伯崇以為然否欽
夫又說當仁不讓於師要當此時識所以不讓
者何物則知此仁矣此說是否

答范伯崇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憚然須是吾學既明洞
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
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誠論之問彼此交盡

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
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
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
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比然後能距湯墨而列
於聖賢之徒不徒謹說知言以塞氣爭勝負是
未免於前輩自蔽之譏也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

未及伏而自出也

伏而自出也

伏而自出也

伏而自出也

伏而自出也

伏而自出也

